



手足情



亲爱的哥哥

□侯淑荷

凌晨3点,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。电话是姐姐打来的,说哥哥起夜时突然昏迷摔倒,已被120送往医院,正在急救。

我心里一惊。放下电话,和爱人急忙赶往医院。哥哥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,脸色暗黄,眉头微皱,意识不是很清醒的样子。医院诊断为脑部有出血点。

看着病床上的哥哥,我一阵心疼。哥哥这几年可谓祸不单行。三年前,跟哥哥相濡以沫的嫂子突然检查出肝癌晚期。哥哥悉心照顾,散尽钱财为其求医,一年后嫂子还是撒手人寰了。在嫂子治病期间,侄女家原本红火的生意,突然陷入了困境。更没想到的是,在嫂子离开不到半年,侄女竟然也检查出得了肺癌。一向开朗乐观的哥哥一下子变成了沉默寡言、爱流泪的老人,常常和别人没说出几句话,就红了眼睛,泪水默默流淌。

哥哥比我大13岁,儿时他是我的保护神。我刚上小学时的一天,母亲给我一角零花钱,上学路上,我蹦蹦跳跳跑到副食店买了八块水果糖。从副食店出来,两个高年级的男生伸手向我要糖。我不给,他们就吓唬我,正好迎面走来了哥哥。我喊道:“哥哥,有人欺负我!”哥哥几步就跑到我面前,把我护在他身边,吓得那两个男生转身就跑。从那以后,在学校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。

哥哥读书时聪明好学,写得一手好字。因为他是家中长子,很早就肩负起和父亲一起养家的重担。哥哥吃苦耐劳,什么苦活累活都肯干,曾经在货运公司扛过货物,那些年他的肩上

总有厚厚的老茧。他也会起早贪黑地跑过运输,有一次因为太过疲劳,车翻倒在路边的沟里,所幸人未受伤。哥哥用汗水挣来的钱帮助父亲为家里盖了新房,让我们家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,搬离了父亲单位分的低矮的家属房。

哥哥结婚以后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一双儿女也相继成家立业,儿孙环绕。本该安享幸福晚年时,谁想命运让哥哥承受这样多的苦难。

哥哥得知侄女病了的时候,他就瞒着家人们悄悄打工。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,不辞劳苦地跟着城市绿化车干活,有时早晨四点就出门,晚上六七点才能回家。有一次竟然去工地装卸货物到深夜。哥哥这次生病和他辛辛苦累不无关系。

幸运的是,哥哥经过几天的治疗,身体恢复得不错,看上去已无大碍。只是那个曾经有主见、有担当的哥哥变得心事重重、怯懦无助。每当遇事征询他意见时,他总是眼睛低垂、声音小小地说:“你们做主,我听你们的。”问他想吃什么,他总是说:“啥都行。”看到哥哥这样的变化,全家人十分着急。我们了解他的心事:他觉得他病了,女儿也病着,以后的生活堪忧。

其实,哥哥你不用太过忧虑,你还有我们!你是我们最亲爱的哥哥!我们会一直关照你和侄女今后的生活。手足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,长兄如父啊!你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承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,让我们过上了好的生活;现在,你遇到了困难,该是我们回报你的时候了!亲爱的哥哥,希望你能早日露出久违的笑容!



祖孙情



孙女的礼物

□陈燕炳

全家给孙女靓妹过5岁生日时,靓妹好奇地问:“爷爷、奶奶什么时候生日呀?”

“奶奶的生日过了,我的生日是下个月28号,今年68岁。”我接上话茬。

我的生日那天,小孙女一大早就甜甜地喊:“爷爷,生日快乐!”

“谢谢,我的乖孙女!”我高兴得心里比蜜甜。

“我要送给爷爷一个生日礼物。”

从幼儿园回家,孙女便连忙准备纸张、双面胶、剪刀,准备制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

老伴问她:“你做什么手工送爷爷呀?”

“我要做一个灯笼,因为灯笼吉祥喜庆。”

“你会做灯笼吗?”

“会呀,幼儿园老师教过的。”

“奶奶和你一起做,行吗?”

“好的。”于是,老伴和孙女一起做起了送我的生日礼物。

老伴和孙女先把一张红色卡纸的四边各留2厘米,然后用直尺和铅笔按

等分划好20余条平行线,再用裁纸刀划开。接着,将划好平行线的卡纸卷成圆筒状,两端用双面胶粘贴住,灯笼就大概成型了。然后,还用金黄色的纸给灯笼镶了一道金边,再用几根细红线做灯笼的穗,一个漂亮的红灯笼就完成了。

“哇,终于成功了!”孙女提着灯笼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满脸欢喜。

“爷爷,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。祝您健康长寿!”

我接过灯笼笑得特开心,将孙女抱起来:“谢谢靓妹!”

晚上,全家一起给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生日会,吃了生日蛋糕,让小孙女唱了生日歌,我还许了愿、吹了蜡烛……

我不喜欢办生日宴,六十花甲那年就是在家和家人平平淡淡过的。过去的生日,因儿子不在身边,要么忘记了,要么就是和家人在一起聚一聚。

事后我跟老伴说:“这次的生日,有了孙女乖巧的祝福,既活泼又特别有意义,是最宝贵的生日礼物。看到孙女健康成长,小小年纪就拥有感恩的心,我倍感欣慰。”



早餐

郭俊



邻里情



母亲让地

□吴光明

朋友从安徽旅游回来,对桐城“六尺巷”的故事大加称颂。这使我自豪感油然而生,不禁联想起母亲也曾“让地盖楼”一时成为美谈的事来。

20世纪80年代,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,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改善住房条件。老家隔壁邻居要在原地盖楼房,但量来量去,宅地的长度就是不足。无奈,邻居主人登门跟母亲协商,说是能不能在两家界址处给他家让出一两尺地,实在不行,哪怕以地换地,以成全他家把楼房盖起来。

这事真把年已古稀的母亲难住了。母亲知道,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,那时不要说让地,就为土地界址不小心移动了一点点,也常常发生纠纷。母亲的心里七上八下,“同意吧,地是孙子家的,这个主理应孙子做,而孙子又外出打工去了;不同意吧,农村人盖房子是大事,苦上一辈子甚至苦上几代人,不就是为了盖个好房子……”怎么办呢?她与邻居们商议,邻居们都劝她:“这让地不是小事,最好等你孙子回来再说。”

“要是孙子不同意,人家的楼房怎么盖?以后邻里关系怎么处?不行,这个主我得先做,等孙子回来我再跟他讲道理。”主意定了,母亲主动上门,表示同意让地。

“大姐,让地就不用了,只要你愿意以地换地就行。”邻居主人也知道地是她孙子家的,不能让她为难。

“大家都是邻居,早不见晚见的。不就是一两尺地的事,以地换地就见外了!就这样定了。”母亲坚持说。

“谢谢!谢谢!你家的恩情,我们家永记在心!”

不久,一栋高高大大、漂漂亮亮的楼房拔地而起。

年底,在外打工的侄儿回到家,听到左邻右舍都在夸奶奶“让地盖房”的事儿,仿佛自己的脸面也有了光彩。母亲刚提及此事就被侄儿打断了:“奶奶,不用说,我都听到了,不就是一两尺地的事,就让呗!”侄儿支持,母亲也就放心了。

地毕竟是侄儿的,我也曾为母亲的自作主张担心了一阵子。不过,有一点我相信,侄儿从小是她带大的,肯定也和我们兄弟姐妹一样,没少受过老人家为人处世的教育。

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他们虽不识字但懂事理。父亲比较严厉,教育子女缺乏耐心;而母亲则相反,常常抓住一件小事在我们面前细说道理,什么“为人在世、名声要紧”、什么“种田要方、处世要圆”、什么“让人三分、不为折本”等等。父亲去世早,我参加工作后,每次回老家都要给母亲带点零花钱,买点母亲喜欢吃的。可钱她自己舍不得花,却常常三块五块、十块八块帮助遇到困难的邻居或亲友;食品自己舍不得吃,总是分给左邻右舍。有时,我有些埋怨,她说:“人家有困难,我们能帮人家是好事,等于烧香拜佛。再说吃的,一人吃不香,众人吃能香四方。”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母亲逝世已经十多年了。虽说她生前未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,但她“让地盖楼”的事却永远闪耀着“六尺巷”一样的思想光辉,比什么财产都珍贵,值得我们永远珍藏、世代相传!